



编者的话

每当走进我市大大小小的园林景点，那些镶嵌在门廊两侧的楹联，总会牵引我们的目光，令人驻足品赏简洁凝练的文字背后蕴藏着的文化内涵。

今日起，本版开设“太原园林楹联赏析”专栏，省市楹联专家，就永祚寺、晋祠、碑林公园、迎泽公园等省城十几处园林景点的部分楹联，进行撰文赏析，读者从中可领略太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精神风貌。

感谢太原市楹联家协会的大力支持。



永祚寺第三道门楹联
郭夏宏 摄

风藻无穹帖爱宝贤花爱紫
因缘有会寺求永祚塔求双

永祚寺楹联赏析

孙满仓

在太原市永祚寺第三道门，有一副由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张领先生撰写的碑刻楹联。联文为：

风藻无穹帖爱宝贤花爱紫
因缘有会寺求永祚塔求双

这副楹联虚实相生，涵盖丰富，取材精准，在一种超然而富有禅意的意境中，融入了永祚寺的四种“镇寺之宝”。其一，是用“风藻无穹”起句，表面看，是赞叹永祚寺的古建筑之美，用任何华丽的辞藻都难以形容。实际上，是从细微处，描写永祚寺所拥有的全国唯一、以砖仿木的建筑奇观“无梁殿”。所谓“无梁”，就是全部建筑

不用一根木料，而是用砖雕仿制梁、檩、椽、柱，层层叠压雕刻，构成藻井和无梁的穹隆形建筑。

其二，是“帖爱宝贤”。表面看，是写自己临摹古帖的爱好。实际上，是展示永祚寺又一大珍藏——“宝贤帖”。太原永祚寺保存有《宝贤堂集古法帖》和《古宝贤堂法帖》。前者为明代弘治二年（1489），由晋府世子朱奇源集刻而成。此大型丛帖分十二卷，荟萃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等十余个朝代，包括二王、卫夫人、智永和尚、唐太宗等一百多位书法大家的墨宝。后者是清代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太原知

府李清钥，从其家藏法书中精选的古帖。以上都是我国古代先贤留存的笔墨瑰宝，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三，是“花爱紫”，说的是永祚寺数千株牡丹中，最为珍贵的数十株明代牡丹“紫霞仙”，素有“万花一品”之誉。

其四，“塔求双”，指的是永祚寺镇寺之宝“凌霄双塔”。太原双塔的东塔，名文峰塔，是为弥补太原原文运的不足，在明代中叶由当地绅士修建。西塔名舍利塔，也叫宣文塔，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由五台山高僧妙峰大师，也就是佛登和尚所建，塔内藏有佛舍利子。“凌霄双塔”如孪生姐妹，屹立在太原城东南，成为太原市的标志性建筑。

此联以永祚寺“四宝”为支撑，引申出这样一组联意：世间美好的辞藻无穷无尽，兴笔墨我最爱“宝贤帖”，赏牡丹我最爱“紫霞仙”。人来此地皆是有缘相会。寺庙，希望永远能赐福给大众；双塔，希望天下人都能成双成对，永远幸福。

连载

太原园林楹联赏析 | 1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权倾宰相的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开运道，为避砥柱之险，益开集津仓，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道十八里，上路回空车，费钱五万缗，下路费钱二十五。山西径为运道，属于三门仓治。

从方志可见，三门山或简称三门，或三门岭、三门渡，或三门集津，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起，一直是人所皆知的人文胜迹。

1955年7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治河的传说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反抗洪水的英勇精神。传说中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不成，被舜



72

苏华著

作家出版社

《大禹禹都》节选

通过龙门也是冒着危险。如今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三门峡就要改变面容。我们用五六十年有限的时间，结束千百年无限的痛苦；我们用十几年有限的时间，创造千百年无限的幸福。在歌颂改天换地、黄河新

生的众多文艺作品中，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无疑是传唱最广的一首。1958年，他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抚今思昔，看见黄河之水已不是天上来，而是从水电站的建设者的“手”中来，他为“史书万卷脚下踩”的革命浪漫主义振奋不已；再望三门山，山已不在，诗情在胸中喧腾，豪言壮语般的诗句在脑海里激情飞扬：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之水天上来！”
神门险，鬼门窄，
人门以上百丈崖。
黄水劈门千声雷，
狂风万里走东海。
……
何时来啊，何时来？……
——盘古生我新一代！
举红旗，天地开，
史书万卷脚下踩。

大笔大字写新篇：
社会主义——我们来！
我们来啊，我们来，
昆仑山惊邙山呆：
展我治黄万里图，
先扎黄河腰中带——
神门平，鬼门削，
人门三声化尘埃！
以《团泊洼的秋天》一诗而感动过无数人的郭小川，在1961年也有《三门峡》诗：

来到了三门峡——三门落深渊，
威风凛凛一条坝，把峡谷变成一座马蹄形的山。
旧梳妆台打碎啦，娘娘进了新宫殿，
英雄的儿女，用双手将方圆几千里的明镜高悬；
炼丹炉歇火了，中流砥柱换了班……
神鬼失灵了，禹王爷赋了闲……

关于写作

作家的怪癖

金汝平

有意思啊，作家的怪癖。

“人不可无癖，以其无深情也”，既然对文学一腔热血情有独钟，作家又怎么能没有怪癖？关于作家的怪癖，有人津津乐道，但背后显示的是某种低层次的“窥探癖”。为了安慰空洞的心灵，为了打发无聊时光，为了炫耀自己一知半解。有时更为了贬低作家、嘲弄作家、否定作家：“看，这家伙，竟有这么多我们没有的毛病，还获诺贝尔奖呢？”

了解作家的怪癖，有助于深化对作家和文本的多重理解。作家的怪癖，首先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写作行为中。为尽快进入如鱼在水鸟在天的自由挥洒的写作状态，每个作家必提前做一番准备。正如一场大规模战役，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灵感不会轻易而来，它要求我们主动出击而非苦苦等待。于是，作家以种种古怪奇特的方式刺激大脑，活跃思维，唤醒久远的记忆，捕捉万物的渺茫之音和精神上每一丝轻微细小的颤动。写作从此开始，我要激扬文字！究其实，这乃是一种看不见劳动的劳动，看似不工作的工作。再加上某些作家与生俱来的孤僻个性和疾病，便产生了所谓“写作怪癖”。鲁迅长期保持黑夜写作的习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听见它一声尖叫，每个守夜人的思想汹涌起惊涛骇浪。鲁迅笔下的小人物在旧中国的黑夜里，无声地活，无声地死，吃或被吃，这是不是与鲁迅在黑夜里睁开第三只眼紧密相关？海子，常从黑夜写到第二天早晨，被呼啸而来的火车粉碎之时，他才告别这恶魔般的写作习惯，和死亡融为一体。看来，在黑暗里写作的人，往往成为黑夜的祭品。而普希金在秋天才更加情思激荡，这一点或许暗暗影响了他诗歌的典型气质：优美，轻快，明朗，又带着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悲哀与忧伤。某个作家喜欢钻进赌场写作，另一个诗人嗅着青苹果的香气才能下笔，或者每天骑小毛驴四处游荡寻找诗句，回来再拼贴为诗，也各有各的理由和意味吧。

真相难以探询，传闻捕风捉影。但对于“写作怪癖”，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作家整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文本留下神秘的蛛丝马迹。固然，这些光怪陆离的“写作怪癖”，并不能保证作品的成败得失。倘若不是李太白，哪怕喝下三斤茅台，你醉眼朦胧哼出的也是一串歪诗。



历史